

左岸编著



全方位记录美国留学、移民、旅游、历史、签证办理……
走进美国，了解美国的方方面面，伴你一路畅通。

中国华侨出版社

序言 梦里不知身是客

我常把中国看做我的娘家，把美国视为我的婆家。如今我在这个婆家已经生活了十七个年头。婆家再好，我还是会想念娘家；娘家住久了，又会惦记着婆家。每年都要惦记着回国，看望母亲，看望哥哥、姐姐、好友，一两个月一晃而过，总也住不够，每次都是含泪告别亲娘、亲友；飞回到洛杉矶的路途尽管漫长而遥远，进海关时，更是身心疲惫不堪，这时候，听到一句来自于海关人员（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亲切地说一句：Welcome home（欢迎回家）！又把我的心温暖了起来。移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交织与纠结，永远是一脚踏在娘家，一脚踏在婆家，中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

前些日子，因换房搬家，搬家公司货柜一般长短的大车跑了两趟还没搬完。我望着这十七年累积出来的这么多有用没用的东西，心中陡升感叹——真是不敢相信啊，当年我拎着两个行李箱牵着不满十岁的女儿文迪来到美国，这一晃就是十七年。面对着两车满满的家什，竟然很怀念两只皮箱就能过活的日子。静下心来想想，这十七年，除了累积了这两车拉拉杂杂的东西，除了周而复始的日子，也还累积了一些拉拉杂杂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些笑中带泪，也有些泪中带笑，很多在当时觉得是过不去的事儿，现在竟然能笑着讲出来；还有很多的内容是陪同女儿一同成长的故事。

不曾想啊，那些年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如今，每个脚印都变成了沉甸甸的故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唯有文字的记载，尚可留住这如斯的岁月，记下这不容易的十七年，给自己，也给女儿。我想，在她的记忆中，对自己的童年成长，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份珍藏。这些年过来，我们都不会刻意地去翻出深层中的记忆，只是会在偶尔的交谈中触及一些往事，毕竟，有些记忆想起来心会疼。女儿轻易不会谈起往事，我也不多问及，她的中文已经越来越不灵光了。我猜测着，在她的记忆中，幼小时心灵的挫折感和长大后的成就感交织在一起，让她很难轻易地开始一段回忆。她无法用中文记录下来。将来，如果我的中文记录和她的英文记录同时存在，或许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现在已经从刚移民时的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拥有年轮和一片阴凉的挺挺的高高的成年树了，我也在母亲和朋友这两个身份之间随时调换着扮演，以争取和她处在和谐的沟通中，保持着那份温馨的亦师亦友的母女之情。今年，在她准备申请上研究所的自传写作之前，我们又坐在一起谈及她的成长经历，那一时刻，我徐徐地回忆，她默默地记录，间或，两人眼眶都会一阵阵潮润。

整理着这些自己花时间写下的往事，有些发表过，有些还在心中沉寂着。岁月太匆匆，

那时候我们只是忙着赶路。今天有时间将曾经发生的故事精心地梳理一番，也提醒着我，这十七年的如梭岁月并不会穿过了无痕，空自蹉跎。这些年，发生过很多事，遇见了很多，所有的愉快与苦闷、顺利与坎坷，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是怎样度过了这生命中最艰难的十七年的？时空交错思绪恍惚的时候，就用这些发生过的故事，给自己一个说服和印证吧。

这些故事，不是一个旅游观光者浮光掠影的片段摄取，也不是一个带着雄厚资金投资美国的成功者的自传，这是一部讲述九十年代中期移民美国的生活纪实——那批移民从下飞机的那一天开始就一切归零，毫无背景、毫无退路，孤身在美国闯天下。这一批老移民，像极了被空投到荒岛上的自生自灭的求生者，他们的经历，也是现在怀揣着信用卡踏足美国的新移民所无法体会的。或许，生活在美国的人在这部书里可以找到自己的身影；没到过美国的人会在这一部书里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美国，所有的这些故事都连接着美国的土壤和地气。

近几年我时常憧憬：将来老了以后回国多么好，看到我姐姐、嫂子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唱歌跳舞忙忙碌碌开开心心真是好生羡慕。我不止一次地梦想、念叨，一厢情愿地向往着回国后的生活——谈笑有乡音，往来有老友；可以练书法，可以读好文；再无账单之压力，亦无语言之困扰，悠悠然进入另一个生命的阶段。梦醒来，谁又知道这不是个梦幻或是泡影？毕竟，十七年的根已经在这里扎下了，再次拔起谈何容易，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移民这条路啊，一旦踏上，就很难再回头。个中滋味，只有走过，才会解得！

和老友肖玲吃饭，她是我刚来美国时在一条起跑线上出征的患难姐妹。十七年的生活磨炼，再回首，我们依然会谈笑往事，不定哪一会儿，谈笑就会戛然而止，陷入回忆。我们相互提醒着过去的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小细节，有些记得，有些真是已经随风飘散了。肖玲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整理写一部移民美国的成长史，肖玲听了，引起了兴趣，也引起一阵唏嘘感慨，良久，只叹出一句：我们那一代移民啊，有太多的故事了……

目录

- 一、我家第一棵圣诞树
- 二、为什么没有班长呢
- 三、“色诱”老美考官
- 四、今天是什么日子
- 五、寻找美丽的小眼睛
- 六、亿南茜
- 七、穿梭于美食之城
- 八、这是手铐啊，不是手镯
- 九、洛杉矶不相信眼泪
- 十、糗事一箩筐
- 十一、你是我唯一的阳光
- 十二、我不相信他会骗我
- 十三、我不是你的 Honey
- 十四、夜来香
- 十五、陪文迪做义工的日子
- 十六、我所见识到的美国特殊教育
- 十七、海伦你先听我说
- 十八、100 万的代价
- 十九、高中毕业舞会 Prom
- 二十、她是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
- 二十一、中文到底火不火
- 二十二、从下岗女工到政府工
- 二十三、海归的故事
- 二十四、中西式母爱
- 二十五、永远的两代人
- 二十六、杰弗 and 杰克

二十七、西点生的一波三折

二十八、大阵仗的同胞队伍正大踏步而来

写在最后的话

一、我家第一棵圣诞树

那是我们来美国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过节前的气氛就像是每天徜徉在童话世界里。开车穿行于大街小巷，透过一个个窗口，你会看到一棵棵美轮美奂的圣诞树，彩灯闪烁。家家圣诞树上的小饰物都不同，有的素洁，有的绚丽，女儿文迪看得惊叫连连，眼睛简直不够用。九岁半的小女孩能不着迷圣诞树带来的童话世界吗？况且圣诞树下会放很多礼物，包着迷人的彩纸，叫人猜不透里面的礼物是什么。小孩子们相信圣诞节的前夜，圣诞老人会穿过烟囱进来送礼物，礼物会摆放在家家都点亮的圣诞树下。圣诞节的早上，小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坐在圣诞树下拆礼物，那是一年中开心的日子里，比我们中国小孩过年拿红包还要多一分惊喜的心情……文迪懂事，一句不会提起这些，但我从她羡慕不已的表情上我知道她是多么想要一棵圣诞树。没有圣诞树，就没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小孩子们都会这样想。

我们也去逛了街头上、商场里卖圣诞树的市场，怎样都要美元 50 块左右，思忖再三还是没买。我总在心里盘算：花这笔钱，也就摆放一个月不到，就要丢掉，明年再换新的，真是很浪费。也是从心里没觉得圣诞树是圣诞节不可或缺的一件东西，还不如拿着这钱买点实用的东西。这是我刚来美国第一年的想法，我还不习惯美国式的消费。

我跟女儿说：明年吧，明年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了，一定给你买棵圣诞树。女儿点头同意。但我仍然能从她的小脸上，从放光的眼神里看到了对圣诞树的渴望。何况，她的同学们家家都有圣诞树，以及圣诞树下摆放的圣诞老公公送来的礼物。九岁半的小女孩还是相信童话的。

圣诞节过后，美国人家家户户都将圣诞树拖出来，摆放在街边的垃圾桶边，等待着垃圾车来回收。我和文迪开车经过这些街道，看到摆放在路旁的一棵棵圣诞树感觉很是可惜，像是看到了被抛弃的洋娃娃。我看向女儿的那一瞬间，她也明白了我的心思，咧着嘴，龇着小牙，做了个鬼怪的表情。我们一直开着车在街上兜转，等待天黑。

我们终于将一棵圣诞树拖回了家，放在客厅，又兴高采烈地去采购一系列的小装饰。但各个商场的货所剩无几，因为圣诞节已过，差不多下架了吧。我们简单地买了彩灯、彩绸、冰凌等几样小东西，回家后还是高高兴兴地将圣诞树打扮了起来。

这棵圣诞树第二次穿上了新衣。

年三十儿的晚上，我们把它当成了圣诞夜过。我跟女儿说：晚是晚了些，但圣诞老人知道我们是第一年来美国，说不定今晚会特意给你来送礼物。女儿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真的吗？我不好多说，怕是说多了露馅儿，就说：看吧，明天早上就能知道圣诞老人来没来

看你。

第二天的早上，文迪起床后睡眼惺忪地径直奔向圣诞树，惊喜地在圣诞树下发现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大叫起来：妈妈，快来看！我也假装很惊讶地叫道：哇哦！圣诞老公公真的来看你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礼物？女儿颤抖着双手，舍不得撕开那个亮晶晶的包装盒。我给她拿来剪刀，她并不接，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彩带解开放在一边；又将包装纸拆开，捋好，也放在一边，她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芭比娃娃组合——有床有桌子，还有锅碗瓢盆，都做成小小迷你的，粉红粉红的，爱得她啊，哇哦——哇哦——一直叫个不停！这样她就可以和芭比娃娃过家家了，尤其是我忙着打工不在家的时候，她一个人实在不知道跟谁讲话。悄悄地给她买下这套芭比娃娃组合，也是想着她小时候在中国时，经常一个人对着芭比娃娃念叨：我给你梳梳头吧！疼不疼？我给你换身衣服吧！漂亮吗？口气模仿着我对她讲的话。

直到过完了正月十五，再也没有理由将圣诞树留在了家里了，或许是脱水太久吧，圣诞树开始落叶，于是这棵圣诞树第二次被拖到了街边的垃圾桶旁，等待回收。

这样一棵迟来的圣诞树当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欣喜是大于伤感或者是心酸的，只是过去了这十六年后，再提起来，给我和女儿带来绵绵回忆的同时，也会带来一阵不知何处飘来的阵雨一样的泪水。有一次我问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圣诞礼物不是圣诞老公公爬过烟囱送来的？女儿笑了笑，说：早就知道了，看你忙忙叨叨的，只是不忍心坏了你的兴致，就假装很童年。原来是这样啊！我也笑了。这丫头冷眼看我装傻竟然很久了。

我从来不知道也没问过女儿对小时候移民来美国后童年的贫穷记忆是否会有阴影？她也从来不愿给我提起，只是无意中在她上大学的自传中看到这样一段，令我触动了情怀，看得我泪水涟涟，翻译成中文的大意是——

小时候，懵懵懂懂的不知是为何就随同大人漂洋过海移民来到美国。一夜之间，生活全部改变，我成了一名“聋哑人”——听不懂也说不出来，只能靠眼睛观察周围猜测着大概的意思。生活中没有了钢琴，没有了小琴姐姐（小保姆），也没有了任何亲戚，周末不会再考虑去奶奶家吃饺子还是去姥姥家见表姐们，妈妈不再一口一个“乖乖”地叫我，当然也没时间带我去学那些永远学不完的钢琴、绘画、舞蹈、合唱、英文，取而代之的是租来了小公寓。那间公寓里有很多的蟑螂，经常会听到妈妈突如其来的惊叫声，然后就是一阵噼里啪啦，那是妈妈在打蟑螂。床垫是捡来的，沙发是捡来的，电视是捡来的，连第一棵圣诞树也是捡来的。妈妈变得非常忙碌，七天都不休息，整日在打工，脾气很急躁，没有时间管我，我只是需要拿回好成绩就好。我必须要做全“A”学生，即便是体育课偶尔拿了“B”，我也会很自责。我的同学若是拿到了“B”，他们的妈妈就会说：I'm so proud of you！我为你骄傲！

可是这个“B”在妈妈的眼里视同于不及格！我很怕看到妈妈那忧伤的眼神，她不需要发脾气，只是看到她疲惫憔悴的样子，我就感到对不起她了。在中国时，她是一名中文老师，不需要坐班，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陪我弹钢琴读童话。在我的印象中妈妈优雅又体面，一直是我的骄傲，来到了美国，一夜之间，她就变成了一个打工族。她打过餐馆，做过病护，当过保姆，我不知道这一夜之间的变化是为了什么？我从来没问过妈妈，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美国？为什么妈妈心甘情愿地从那样一个有着良好教育、体面工作、稳定收入的生活环境，一下子改头换面成了这样一个让我无法辨认的人？还好，妈妈从来没有强调那个让很多移民家庭的孩子喘不上气来的理由：为了孩子！没有！妈妈说，来美国，是为了实现她自己的美国梦！为此，她付出了很多很多，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艰辛之路，她说值得，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灵成长。我从未听她说一句后悔或遗憾的话，当然她也与我笑谈：如果我这辈子一无所有，毫无建树，实在数落不出自己半点成就，我就开始拿你说事儿——看，我培养了一个多么好的女儿！我也特别不给她面儿，说：千万别介，您继续忙您的，您就这点好处，不像大多数中国妈妈一样总爱拿孩子说事儿，跟别家孩子比这比那，不然，您就真俗了！咱这朋友就做不成了，您就只剩下当妈的份儿了，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

当我读到女儿的这一段自传中的描写时，已经是我们来美国后的第八个年头了，一切都开始变得好了起来，她去了理想的大学，我也顺利地完成了在美国的由蚕到蝶的蜕变，终于可以做回到教书的工作，继而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学校——无关乎成败，只是圆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只是这其中的过程不去想就不会被触动，我们已经习惯于享受着这幸福的小康生活，一个不经意，心境还是被撩动——那些个当年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走过来的脚印啊，今天，竟然都成了一个个笑中带泪，泪中也带笑的故事……

二、为什么没有班长呢

第一天领着女儿文迪去上学的情景还深深地留印在我的记忆中。我记得她的小手在我的手心中直冒汗。她一声不吭，闷头走路，我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一路叮嘱她：要用心听讲，听不懂别着急。从此以后你要懂事了，要明白这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妈妈也要

去上学学英文，还要去打工赚钱养家，没时间照顾你的学习，你要照顾好自己，别让妈妈着急，听见没？文迪低声地回应：嗯！

文迪来美国的时候九岁半，在国内上完了小学三年级，因为她生日小，在国内就算早上了一年。这是个胆小内向又有点迷糊的女孩。我还记得在国内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有一次她临上学要走了，又磨磨叽叽地要拉粑粑，等拉完粑粑一看时间就哇哇哭了起来，说是来不及了，要迟到了，说什么也不敢去上学了，说是怕被罚，一节课不许进教室。没办法，我只好牵着她的手，送进教室，给老师赔罪说：是我忘记上闹钟了，起晚了，请求老师让她进教室。文迪在国内读完小学三年级，不知她可曾有过快乐的时光，在我的印象中，她始终是天天被功课、作业和老师的训斥吓得战战兢兢，性格更加内敛得放不开，不定哪一天，就会被老师和家长猛烈夹击一下。

我一路握着她出汗的小手去学校。我体谅小家伙心里有多紧张——没想到学校按年龄直接把她安排到了五年级，这让文迪更加紧张。美国上学早，五岁进学前班（Kindergarten），六岁上一年级。她不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聋哑孩子”，既听不懂，也说不出，还从三年级直接跳到了五年级。可怜的文迪，只是个随着大人懵懵懂懂移民来到美国的孩子，不知为什么，一下飞机，就闯入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

可是我没有更多的心情去安慰她，我没有时间。这已经不是在中国，我刚下飞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有更多的事情要操劳。我对她言简意赅地说：文迪你听好，妈妈每天去打工，若是拿不回钱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小家伙懵懵懂懂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接着说：所以啊，你天天去上学，如果拿不回好成绩，妈妈能高兴吗？这下小丫头明白了，心里的压力也更大了。

还好，学校为她特意配备了一个 Bilingual teacher 双语老师（这大概只能是历史了，现在的美国公立学校恐怕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了）。至今我们还记得那位小钟老师，一位台湾来的年轻女老师，清秀秀的，声音柔柔的，笑容甜甜的。小钟老师将女儿从我手里接过去的时候，女儿没有哭，只是用过于忧虑的眼神看着我。小钟老师对她说：跟妈妈说再见！女儿乖乖地对我扬了扬手，抿着嘴一声不吭，好像一有声音说出口，泪水也会迸出来。我急于去上学，去找工作，脚步匆匆地离开了学校，不像小时候送她去幼儿园的时候那样，她在里面哇哇哭，我在外面默默落泪。

晚上见到她，和她聊着新学校的情况，随口问她：你们班班长是谁啊？女儿答道：没有班长。我疑惑地看着她，再问一遍：怎么会没有班长？她说：就是没有班长啊！不需要吧，美国学校没有班长，大家平等。我想半天还是想不通，一班之长，很重要的，怎能缺失呢？

我还没从习惯性的中式教育体制中清醒过来。美国不仅没有班长，而且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不会再在班上公布，不像是中国的学校，前三名谁谁谁，倒数三名谁谁谁，很直接，也很伤人。过早地让幼小的心灵接受“知耻而后勇”，不知效果如何，反正我的女儿一想起国内的那三年小学教育，说简直是做噩梦一般。美国的小学教育理念是：快乐教育！尤其是童年时期，学习是件快乐的事，不带这么伤人的！

女儿在学校有多郁闷我不得而知，只是鼓励她要加大英语的阅读，早一天融入集体。不可否认，这一段低落的心情曾经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自卑，自闭，没有朋友，说起来，幸好有小钟老师双语的陪伴，让她这一段“聋哑生活”不至于拖延太久。以至于当她长大后，直到工作了，周末还在做义工，所做的义工大都是帮助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与规划上大学，大概她是回想起自己当年所受到的帮助，该是反馈社会的时候了，也算是还愿了！

在美国第一次去开家长会我心里还略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丫头在学校混成啥样了？因为我对国内的小学开家长会是有心有余悸，家长会基本上就是老师告状会，小孩子怎会不怕？没想到美国开家长会像是开 Party，先是点心汽水大家随便来，也是给家长之间一段相互交流的机会，等吃饱了喝足了，家长会才开始。美国老师对我讲起话来轻声细语，温柔无比，旁边还站着小钟老师，以备我听不懂时给我做翻译。反正是听来听去全是好话：用功，认真，数学方面没问题，只是英语课的阅读和理解暂时跟不上；文迪虽然有些课听不懂，但始终用心在听，用眼睛观察，这就很好，给她一段时间，相信会好的，不必担心。

那一天，我拉着她的小手回家，小手没再出汗。我看着她不再皱紧的眉头，对她说：老师夸你还不错哦，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脱离双语老师，回到正常班。她默默地点点头。从小，她是最怕开家长会的了。

在国内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第一次开家长会，那真是一场噩梦。如今我想起来都觉得自责，不知该怎样给女儿道歉，那一天也是她的七周岁生日。

我说过这孩子是个小迷糊，经常是明明做完了作业但又交不上，原因通常是找不到了，真是很气人，一天不帮她，就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平常的考试大都在 98 分、99 分，不是忘记了逗号句号，就是卷面不干净，偶尔也会拿个 100 分。小学一年级考个 98、99 分，我还以为是很不错的成绩呢，直到第一次开家长会——那一天文迪莫名其妙地挨了打。

话说那一天，班主任老师好像积攒了一个学期的怨气统统撒在了我头上，训斥我的口气像是训斥傻瓜一样：我很严肃地跟你谈话，你女儿的成绩一直处在不及格状态！我惊愕了！怎么会不及格呢？都是 90 多分的啊？老师很有气势地对我说：在我们这所重点学校，我们

的要求 100 分是及格！我真是愣住了，也吓傻了！真是闻所未闻，我还以为 60 分及格呢，却原来在这样一所重点样板学校，及格分数早已调到了 100 分，难怪文迪不及格了。接下来老师对女儿的训斥更加激起了我内心的羞怒：你看看你的同学，有些是你幼儿园的小朋友，人家为什么总是考双百，你为什么就不行？说着，矛头又对准了我：你这个做妈妈的也是，你看谁谁谁，她的妈妈是你的同学，人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拖班里的后腿，你这个孩子，再不抓紧，在这个班就得垫底儿了！

我的天！我惊诧地说不出话来。垫底儿？这太严重了！那一刻，我都被老师的气势震慑住了，女儿岂能不被吓傻？我低着头，嘴里嗫嚅着，向老师下着保证，回家后一定好好管管这个孩子。

一路回家，我气得鼓鼓的，坚决不理这孩子，只顾自己在前面走，女儿惶恐恐跟在后面。到家后，爷爷奶奶已经在等了。那一天是女儿七周岁的生日，老人家买好蛋糕来给孙女过生日。我拉着文迪进了另一个房间，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屁股，谁知她并不顺从被我打，扑扑棱棱很有力道。我降她不住，转身去厨房拿来擀面杖，疯狂地失去理智地猛打她的小屁股。我是真的被她班主任的话刺伤了。

年轻的时候很是不会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就被外人所左右。

她的哭喊当然是对爷爷奶奶的呼唤。爷爷推门而入，看到我气疯了的样子，呵斥道：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可以这样下手打孩子？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啊！亏你还是老师呢！我对她的爷爷说：您不知道啊，家长会上她让我丢尽了脸面，老师说，她几次考试都不及格，快要垫底儿了！爷爷惊诧地说：不及格？垫底儿？怎么会呢？不是每次都考 90 多分的吗？人家老师说了，100 分是及格，99 分都不行！荒唐！爷爷脱口而出：这是谁家制定的考试规则？99、98 不及格？我倒要问问教育局长去，小孩子一定要考双百才是及格吗？

奶奶搂着孙女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流泪。我也丢下擀面杖，自责和疼惜揪着我的心，无声地，流下了一脸的泪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狠狠地打她的屁股。那天傍晚时分，文迪见我还是不理睬她，站在我的面前默默掉泪，一副知错改错的样子。我问她：知道妈妈为什么打你吗？她边掉泪边点头；我又问她：从今后，能不能考双百？文迪眼神里闪现出了犹豫和恐惧，抽泣着不停地点头。

今天我躺在床上回忆到这个故事，止不住的泪水顺着眼角流落枕边，可怜的文迪！

这个周末，住在海边的文迪开车回来看我的时候，我向她讲起了这个她小时候的趣事，问她还记不记得七岁时过生日那天莫名其妙地被打？刚开始她说不记得了，沉了一会儿，说：是不是打了我以后，才带我去买的那个蓝房子的铅笔刀？是吗？我只记得她小时候有一个特

别高级的转笔刀，是座小房子模样，小书本大小，蓝色的，将近一百块钱的样子，90 年代初那是很贵的消费。那时候超市还是个新鲜事物刚刚兴起，这个转笔刀就是在我家附近新开张的超市买的。记得那天进了超市，文迪颇为兴奋地手提一只篮子，进去选自己喜爱的东西，然后拎出来结账，而不是传统式地问售货员：请拿那个转笔刀给我看看！我倒是忘了为什么会给她买那么贵的转笔刀，没曾想她还都记得。

这小家伙，哪里是“不记得了”，那次挨打，分明是早已深深地刻印在了她的童年记忆中了。

三、“色诱”老美考官

这本是个朋友间的笑谈，但我也百口莫辩，我本无色，何谈色诱驾照考官？正所谓人急烧香狗急跳墙，都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就像是我们局外人看《Survivor》（生存者）这档子节目一样，看得我们瞪起眼睛啧啧称奇惊叫连连，只是没把我们扔到那样一个求生存的荒郊野外而已，一旦遇上，本能上都会一样地求生存。

就我这不分东西和左右的糊涂蛋，在美国考驾照吃点苦受点罪花点钱甚至于流点泪那都算是很正常。不知道是出于遗传还是天生，我们姐妹三人没有一个在这上面清醒的——大姐干脆不学车，打死不摸车，平常坐公交，急事儿打的，还自我调侃：没那个金刚钻咱真不揽那个瓷器活。开车这事儿，谁蹭着谁都不好，不光是蹭掉点皮的事儿，尤其是在国内，开车像是相互搓澡一样，你说对不对？心态很好；二姐的职务总算熬到了公家给配车，但二姐比起我和大姐的糊涂劲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家不光得配车，还得给她配司机。有一次和她的上司明明大哥喝酒聊天，这位大哥很不解地对我说：我就是搞不懂你姐姐为什么总是学不会开车。你说开车这事儿要多简单有多简单是不是，脚底下就一个油门，一个刹车，还有手里的方向盘，左右转转，前走走后倒倒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你姐姐就是学不会呢？不是往前拱墙就是往后撞车，真挺吓人，经常耽误上班，眼看着实在不行，我们给她配上了司机，这可是我们领导班子成员都没有的特殊待遇啊！我听后笑了，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解释不清的缺陷，这可能是我们家的遗传，我也一样，就是很钝，若不是在美国被逼无奈，我是无论如何都考不出驾照的，这或许就跟有些人有恐高症一样，自己吓死，别人笑死。明明大哥听后直摇头。

一样米养百样人，没听过吗？！

二姐算是有福之人，学不会开车还有司机帮衬，像我这样不知死活闯荡美国再学不会开车，可真是死路一条了。我爱洛杉矶这个美丽的地方，可就是不喜欢她的交通不便。这里地广人稀，西边是海洋，东面是沙漠，公交车稀稀拉拉高峰时期半小时一辆，经常会看到偌大地开着冷气的公交车上只坐着一两个人；出租车还要事先预约。在洛杉矶待久了你就知道了，基本是人手一辆车，不会开车就寸步难行。美国小孩儿十五六岁就开始玩车了，高中生很多都是自驾上学，没听说还有不会开车的笨蛋。

我这个笨蛋来到洛杉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学开车，说起来真是费了老鼻子吃奶的劲儿了，自己都不好意思重提。你若是没见识过什么是笨蛋，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其实在国内临出国的时候，我就在哥哥的公司跟着小魏师傅学过开车。小魏师傅那么好脾气的一个人，最后也让我折磨得除了苦笑就是闭上嘴不说话，坚决不给一句评语。倒车的时候，他说：你想往哪边倒，把就往哪边转，明白吗？有这么容易吗？我根本无法领会，那个别扭劲就像是突然一天改成了用左手写字一样除了拧巴就是着急。我怪那辆车是破烂手动挡，自我安慰说：到了美国开上自动挡就会简单得多了。哥哥和小魏师傅都共同选择放弃教我学车。

我在美国的开车教练不知是东南亚哪个国家的华裔，老移民，说着一口夹生的广东国语以及蹩脚的英语，不管他说哪种语言我听起来都很费劲，脑子就跟缺油似的转不动。他经常面带讥讽地对我说：你怎么既听不懂国语也听不懂英语呢？我这个新移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反正老移民瞧不上新移民很正常，就像是老兵叫新兵“新兵蛋子”一样。我不仅要手脚忙活，还要猜测他在讲什么？是左还是右？因为他说“左”的时候我总听成是“脚”；“右”又被我听成是“要”，听起来，“脚”和“要”区别真是不大，我就成了分不清“左”“右”的傻子，这就更增加了学车的难度，再加上我的恐惧，车子开到 40 英里，我就开始头晕，像是将车子开成了飞机一样在天上飘。每天下来，教练都叹气，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参加路考。90 年代中期学车，两个小时要交给教练 35 块美元大洋，我不仅为我自己学车迟钝着急，我还心疼我那 35 块美金大洋，那是我前一天刚刚打餐馆端盘子赚来的钱，捂了一晚上热乎乎的，第二天就乖乖地交给了教练。

笔试还算顺利，连猜带蒙一次即过。但凡是死背硬记的东西咱都不会太费劲。到了路考，麻烦就来了。我一共考了三次才算通过，不得不提的是，第三次开得是最烂的，竟然给过了，哈！

第一次路考气坏了考官。上来一位白人女考官，公事公办一本正经的，消瘦的脸木刻一

样。简单地问过几个问题后就让我上路。也怪我的教练太聪明，平时训练的时候，已经将这条考试的路线摸熟了，我一上路，过了几个路口，到了该右转的时候，我自然地将车子往右靠，等待右转；考官用哈士奇一样的灰蓝眼睛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回去吧，You failed！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挂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只好蒙查查地听从命令将车开回去。教练看着考官给我的评语，解释给我听：你不听从考官的指令！我的天！这么大的罪过！我哪来的胆子啊？！其实就是我还没等考官下指令，自己就擅自开始右转。

回去的路上我一声没有，心情低落。你说我是不是个白痴？脑子真是锈住了，怎么就会不等考官下指令就自己觉得该往右转就调转车头呢？教练安慰我说：没关系喽，下一气（次）喽！你有三气计费的嘛（三次机会）！我心里打着小算盘，真要考三次，费时又费钱，每次路考，教练陪着去一次，就要交双倍的钱，那个时候加州每小时基本工资是 4.25 美元，（现在基本工资是 8 美元一小时），加上小费，我端一天的盘子刚好都交给教练，家里还有幼小的女儿呢，吃什么？喝什么？心里的那份着急又有谁知？

第二次路考吓坏了考官。据说现在路考不考上高速了，因为撞死了考官，出现了烈士。第二个考官是个高大壮硕的黑人女考官。她一上车，强烈的香水味先是将我刺蒙了，先是头脑短路，然后就开始鼻塞，我在一种麻醉状态中上路了。当然又给罚了回来。理由是：危险驾驶！又是个无法原谅的理由。细节是这样的：开始冲上高速的时候，正是车流高峰，我一路打着方向灯，可是没人给我让路，简直像送死一样，一看冲不进去，我就闪回；闪回中，又差点撞向另一辆车。这一下就完蛋了，就成了考官笔下的危险驾驶！

第二次又不过，我真急了，一路不停地流泪。教练用同样的话安慰我：你还有第三气（次）！

这第三次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轻易去考，万一再考砸了，那就很麻烦，就要重新排队，重新交钱，重新考笔试，这一系列的头疼事儿，让我望而却步。又花了不知道多少银子，想着练得扎实些，好一次通过。最后教练给我出主意说：你干脆这样吧，再交 300 美元，就是我们所说的包干儿，什么时候考出来什么时候算，不按小时收钱了，我也就乖乖地交上了。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教练觉得我是没救了，不好意思再无底洞地继续收钱收下去了。这样算下来，我已经花了将近一千美金了，等于是掏尽了我打工的积蓄。我不知道还有谁比我更悲催？！

第三次路考是个大清早。我踌躇不安问教练：这么早的时间，你说，考官是睡醒了心情很好呢，还是没睡醒心情很烦呢？我几乎就要求神问卜了。教练看我那样子，愁坏了，就开导我说：上车后，先给考官哈拉打屁，老美都喜欢聊天，谁也不愿意一大早看你那张困难脸。我明白教练的意思，但我不敢按他说的做，用中文抖个机灵开个玩笑好办，这英文不灵光的时候，抖错了机灵可就更加难堪了。

第三个教官是个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白人大叔，脑后还扎着小辫儿，一脸慈祥白里透红，看起来精神很好心情也很好。我先向他问早，在一系列的动作还没开始前，笨人自有笨办法，我向他实话实说：今天是我第三次路考，希望遇上你是我的 Lucky day 幸运日！胖大叔给我一个微笑。我继续说：我每天打工赚的钱，都交给了教练，我还有女儿要养，希望今天能够考过，拿到驾照，真正开始我的美国生活。胖大叔祝我：Good luck！

车子开到中途，胖大叔指令我做路边停车。我将车子缓缓停好，胖大叔打开他那一侧的车门，让我看——天！离着马路牙子足有两尺宽！我立马泄气了，眼泪顺流而下，我知道这下又完了！我无语地流泪，流不尽的泪——我将开始第二轮的笔试、路试，不知何时才能出头？我知道我天生就不是开车的料！我想着我又得开始新一轮的折腾，交钱、考试，真是愁煞人！这洛杉矶怎么这么不方便，非得自己开车？就没有不会开车的人吗？难道只有我是笨蛋吗？我脑子嗡嗡地胡思乱想。这时，胖大叔轻声对我说：你还有机会啊，我没说你不及格啊！我抬头看着他，确定了他说的是真的，赶紧擦干眼泪，继续上路。

昏头涨脑开完整个路程，自己都觉得开得一塌糊涂。回到停车场，考官胖大叔轻声细语地对我解释：看，你上高速忘记打灯；停车距离太宽；Stop sign 没有停够三秒、开车不稳、不直……他在一项一项减分，等他分数减到八十分的时候，我真急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不让他再继续扣分（事后回忆起情急之下一把抓下去，那毛茸茸的手感很像抓住了某种动物），我哀求他：你不能再减分了，拜托了，再减下去我又不及格了。胖大叔惊讶地看着我，在我们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我那不争气的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胖大叔沉默了有五秒钟，然后在我的考卷上写下了 76 分，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过了！Congratulations！他向我祝贺！我是踩着及格的分数线通过的。我不敢相信，喜极而泣。我问他：我可以给你买杯咖啡吗？胖大叔摇摇头，说：谢谢你！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想他是可怜我，才睁只眼闭只眼让我通过。

事后说起来，朋友们都笑我使了美人计，色诱考官才拿到驾照，这纯属胡扯！事实就是：猴急跳墙，猫急上房，人急了也都一样。后来，听说有人三次考试都没有考过，问她多少次考过的？她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啦。我很认真地看了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才，比我还优“锈”？！

这些年也见过另一种人，考了多少次也是考不过，在国内竟然是老资格了，驾龄很久了，成功人士呢，就是因为养成了浑身的坏毛病，一时改不掉，不是忘记扎安全带，就是换线抢时间，要么就是该停不停，还像在国内开车一样急躁地能抢就抢，抢到就赚到了一样，这老兄忘记了这是在美国洛杉矶，个个都是磨磨叽叽悠悠哉哉四平八稳不急不躁的，所以啊，

越是无来由的猴急猴急的，考官就是一次又一次地不给他过，真是气死这个老资格啦，气得骂娘吐血也没用，入乡随俗吧！才三亿人的地方，把心放好了慢慢开吧，真不用抢。

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个高高大大白白胖胖脑后梳着一根小辫儿的考官大叔，那真是个慈祥的大叔啊！

四、今天是什么日子

凌晨时分，电话铃响，是我的好友妮娜打来的，我心生奇怪她有何急事儿这么早就把我叫醒，把我从热被窝里吵醒？只听得她用反常惊慌的声音对我说：坏了坏了，出大事了！一大早醒来，就觉得很奇怪，突然发现我的头发全部掉光了，现在就是一个大肉球，倍儿亮，一根头发都没剩，要多恐怖有多恐怖。

啊？我这边大吃一惊，怎么会呢？好好的，怎么就一夜之间掉成光头了呢？若似这般，岂不是出家都不用剃度了吗？

妮娜哭咧咧地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早上一觉醒来，我的头就变成了这样光溜溜的，篮球似的，我一照镜子，惨叫一声，活见鬼了！现在我的枕头上摊着一大堆黑发，简直就像是脱掉一个假发套一样，可惜了我那一头长发。

我听着她的叙述，想象着她现在的光头该是什么样子啊？真够让人疼得慌！我想，八成是在美国待得太紧张了，压力太大了，得了鬼剃头也说不定。伍子胥过韶关不是也一夜愁白了头吗！听说有人在极度紧张压力之下就会鬼使神差般一夜之间掉光头发。曾记得在国内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位阿姨，她丈夫在一次车祸中猝死，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那位阿姨也是在一夜之间掉光所有的头发，只剩下一颗光光亮亮的脑壳，这是我亲眼见过的。后来遍访名医，吃了很久的中药再加上心理恢复，渐渐地，头上长出了绒毛般的细发。再后来见到她，头发终于全部长了出来，很茂密，只是变成了苍苍白发。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来美国后一共得过两次鬼剃头，都是悄然发生的，原因无非就是为了绿卡身份、为了考学、为了买房，突如其来的压力几乎让人无法招架。当时不觉得，以为咬牙就能扛住，其实，体能上已经撑不住了，只剩下精神上在坚持。两次得鬼剃头都是毫无预警无声无息。鸡蛋般大小的光秃地带，自己全然不知，一点感觉都没有，等别人告诉我，这才吓得心惊肉跳。这两次经验告诉我的就是：压力太大导致内分泌失调，不必惊慌也不必吃药，擦什么涂什么也是枉然，等事情安

排妥当就绪，半年之后，那块荒掉的秃地自然而然地就会重新茂密起来。

有这些先例在，我更加相信妮娜是为了绿卡将要面临移民局面谈，心里既紧张又担心，大把的钱砸进去了，税也交了老鼻子了，万一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卡住，移民局不给通过，或是将案子挂起来，那可就全完了，统统前功尽弃！这是我们移民最怕遇到的噩梦。所以，电话这头我尽量保持一种平静的口吻劝导她：不要着急不要紧张，头发掉了没关系，早晚还会长出来。等着我，我马上开车过来看你……

这时，我听到她很奇怪地在电话另一端控制不住地傻笑。我茫然地问她：你没事吧？你在笑什么？我真的怀疑她是精神上受到什么刺激了，不对劲了。

只听她笑声不断，说：真是对不起，吓到你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我懵懵懂懂地想着今天是什么日子？四月一号啊，哇哦！愚人节啊！你这个浑蛋，真是吓死我了！

我真的很想捶她一顿，一大早就把我吓蒙。不过，也真难得她一大早就有这个好心情。大家都忙得很，有谁还记得这个日子？

被好友“愚”了这么一下，搞得我哭笑不得，可是年年被愚年年愚。

几年前的四月一日，大洛杉矶地区的华人就被一华语电台“愚”了一下。这个电台有一位男主持人 XX 长得蛮帅，声音又有魅力，他的声音随着太阳的升起每天定时定点地出现在华人的生活中，他的节目天天为大家带来温馨和欢笑，颇有人缘，成了众华人的偶像，尤其是中老年家庭妇女，叫着这位偶像的名字，我的天，激动得声音都发颤。他的声音在洛杉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逢华人有什么重大聚会，必定由他主持。

我们老板娘就被他迷得有点不太正常，凡是他主持的节目必听无疑。有一次，听她在喋喋不休地夸他，我就插了一句：这人主持娱乐节目还行，别报新闻，老念错别字。早间新闻，小孩子呱呱（gu gu）坠地，被他念成了呱呱（gua gua）坠地；晚间新闻重播，另一个播音员就比较专业，人家就念成了呱呱（gu gu）坠地。听他播新闻，总替他捏着一把汗。

老板娘紧盯着我说：你们学中文的就是很啰唆，我就是听着 gua gua 坠地比较顺耳。

那就 gua gua 坠地吧。没准儿这词儿的发音从他这儿就改革了，约定俗成了也说不定。真是秀才遇上兵了。

话说那天一大早我去上班，一进门，老板娘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听中文广播？XX 刚刚生了一对龙凤胎哎！

我这一路开车听英文电台练听力，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我半信半疑地问：真的？还龙凤胎？这么有福气啊？不过，电台怎么会播这么八卦的新闻啊？